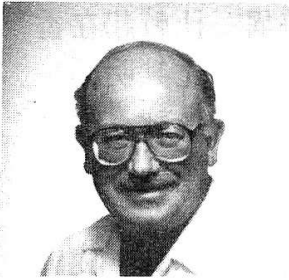


中國的感恩祭與傳承



Eugene LaVerdiere 著
林瑞琪譯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二日，一個主日的早晨，我在中國江門聖母無原罪總堂參與彌撒。這是華理柱主教於一九二八年建成的聖堂，揉合了東西方的建築色彩，於一九八六年八月重修竣工，再度開放。主持彌撒的廖棟神父，乃於一九四六年晉鐸。

當日參與彌撒的共約四十人。前排有兩位老修女及九位初學生。全隸屬於由華理柱主教所創立的聖母無玷之心女修會。該會隸屬於江門教區，由瑪利諾女修會協助陶成工作。其後，華理柱主教於五十年代初期被逐出境。座上的教友，見證了他們的信仰熱誠，並未因十多年的艱苦歲月而有所消滅。據說當地尚有很多教友，只因為工作關係未能抽空到來參與彌撒。在中國，星期日並未普遍被視為「主日」。

為一個中年的外國教友來說，在當地參與一台普通的彌撒，都會觸起千頭萬緒的感受。中國以外的教友可以藉此回憶起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劃時代改革以前，彌撒聖祭的方式。世上大部份教友也許未有機會一睹這種感恩祭的形式。

為大部份教友來說，一九六三年梵二期間的「聖事憲章」，是現代禮儀改革的分水嶺。今日中國教會所舉行的聖體禮儀，不單是梵二之前的儀式，且尚早於教宗庇護十二世的《上主中保》通諭。該通諭發表於一九

四七年，容許教友在彌撒中對答；過往這些對答的經文全屬於祭台上舉祭的人。至於聖體齋方面，教宗庇護十二世早在一九五三年的《主基督》通諭中，修訂了舊律。

我在江門所參與的彌撒，近似於一九二八年的那一種，多年來一直保持不變，似乎從未受四十年代堂區禮儀改革的影響。當時是神父「開」彌撒，教友「望」彌撒，從沒有人提到要「舉行感恩祭」，更不用談「分享主的晚餐」。不過，我們不可以忘記，正是這種彌撒方式維繫了教友的信德，經歷日本侵華戰爭、國內的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歲月，也在最近的暴力鎮壓中國民眾的民主改革運動中，維繫了教友的信心。

儘管中國近年大力推行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但在涉及宗教的事務上，開放程度仍深受限制。對於中國人效忠以羅馬而非以北京為核心的普世教會，政府當局採取十分保留的態度。

這些禮儀為很多人來說是守舊得全無出路，究竟對我們有甚麼意義呢？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他們仍堅持不放……？」「他們不知道外間的變化嗎？為甚麼他們仍保持不變呢？」換言之，就是「為甚麼他們與我們不一樣？」

這些問題都只是在弄文字遊戲，並不能使我們更深切地了解問題。我們應該問一問，中國教友所體會及實踐的聖體禮儀對今日的中國教會有何意義。我們也應問一問，為何中國教會今日仍保留世界上其他天主教徒早已放棄的禮儀。最後，我們必須明白到，中國教會並未有機會分嚐到我們在近數十年的歷史發展，也未能分享我們的現況。

文化大革命及近代的暴力壓制結束至今已歷十三年，教會仍在政治不明朗的情況下

掙扎求存。教會內部由政府認可的天主教愛國會所管理；在外則受制於政府的宗教事務局，這對海外的天主教徒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教會怎能順應普世教會的禮儀改革潮流呢？

中國教會目前所面對的兩大問題，分別是其普世性及特殊性，她既應是基督奧體的一個肢體；但又同時是一個具有獨特性而又唯一的肢體。聯繫及組織是表現個別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關係的常見途徑。普世教會是一切地方教會或特殊教會的共融，分享他們的豐厚靈性成就，也反過來哺育他們。

出於種種歷史上及政治上的原因，中國教會目前未能充分表達這份普世性，起碼在具體和有形可見的體制上不能與普世教會共融。不過，地方教會仍可以透過另一種形式維繫和表達出與普世教會的關係，忠於傳統是方法之一。中國教會正是透過這種形式保持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透過使用拉丁文禮儀，和藉著一些已為外界所放棄的禮規，中國教會承接起歷史傳統，並藉此保持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假如個別的地方教會能與普世教會充份聯繫及交談，並保持外在結構上的共融，則地方教會當然不能單以保持歷史傳統的一致性而感到滿足。不過，對中國教會而言，這份歷史傳統實在是表達忠誠和希望的標記和保障。

中國教會的保守，並非反動的保守行為。他們並不是厭惡革新而走向回頭路。他們的保守，全因為他們捨此之外，別無選擇。一旦放棄這份歷史傳統的話，他們在教會體制上會變得一無所有。因此，我感受到這是中國教會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他們願意教會生存下去的話，即使說是不幸，起碼目前也

不得不在禮儀上繼續這保守的傳統。

在江門天主堂參與的禮儀，與中國以外地方舉行的禮儀有強烈的差異。比較起在香港以廣東方言舉行感恩祭，差別尤其明顯。香港的彌撒充滿富於中國色彩的歌詠，禱文也體味到對普世教會的關注。我參與過多處香港的彌撒，體會到強烈的團體感。

這種強烈的對比，使人注意到教宗庇護十二世及後來的梵二大公會議所作禮儀本地化改革的深遠影響。改革後的禮儀充滿團體氣息。舊的儀式中即使是為教會的合一祈禱，個別教友仍是十分孤立地參與禮儀。他們只有個人虔敬的份兒，而失去了聖道禮儀及聖祭禮儀中領受育化功能的機會。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蓄意防止中國教會進一步發展成強而有力的基層團體，以及希望窒息天主教會的先知聲音。為這些人來說，即使國家在經濟方面全面冒昇，首要的事情仍是要圍限中國教會於中古傳統中。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他們在禮儀上的保守取向，實在有其必要；缺乏生活化禮儀的經驗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顯然中國教會也需要作審慎的轉變及更新。教會重新開放至今已十年，我聽到年長及年青者均曾異口同聲地問：「為甚麼我們不可以用中文來舉行彌撒呢？」

據說由漢口董光清主教領導的中國天主教福音團核下禮儀改革委員會，正努力出版中文版的彌撒禮儀。我們應為該委員會打氣及祈禱。要是欠缺這份醒覺的話，可能有一天我們會猛然驚覺自己仍身處中古時代，自以為是、孤立，並且因與外界教會隔絕而感到互不相干，而這個教會的普世性亦伸展到一切中國人身上。